

集部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七　　明　錢穀　撰

雜文

平江路達嚕噶齊西夏六十公紀績碑頌

陳基

今天子御極之十有七年為至正六年詔公卿輔弼之臣若曰朕將以天下之治責成守令爾尚各舉所知以稱朕意於是皆拜手稽首曰幸甚臣等不佞敢不慎擇

其人以無負聖天子嘉惠元元之意乎四方萬國至於荒外守土之臣莫不各以其職宣布上恩而平江為都控帶楚越所部四州二縣地方千里海陸之産饒於古昔國家常以為奉地根本所繫實異他壤職師帥任保釐於此者尤難其選居久之有以西夏六十公子約之賢為言者宰相曰是故同知濠州有徳於民者乎此長者可以復明詔矣即奏為平江路達嚕噶齊時至正九年也公方持江西部使者節命下即由豫章趣吳郡長

民者方臨人以嚴而刀筆吏規規守文不知大體公因憮然嘆曰此風其可長乎不戢將敗吾政之乃以旦日謁先聖先師飭學官增弟子員聘名師用月書季考之法程試之取中式者補郡曹吏尋飭學宫牆廣倉庾以儲廩粟買學宫南廢圃作櫺星門以正廟貌公餘政隙輙呼吏屬鴈行立從容為言修身理人之術出入經史上下古今亹亹不倦日以為常郡諸生化之爭自激昂以明經取進士高第者至是彬彬焉公方務與民興利

除害會有詔罷長生牛水深圍長蕩之屬省憲遣官與公循行其地而崑山嘉定瀕海事故之田病民者爲尤甚公因自念使民安其田里而無愁歎之聲者二千石之事也今聖天子下寛大之詔苟不以斯時悉除民所疾苦後悔將焉及因疏其害力請而免之吳介居東南道路之咽喉有田者常賦之外又以餘苗供郡城與吳江平望水陸驛傳勞來之需公曰此非政之善也乃以歲餘官糧變錢爲子母月取其贏以次責郡胥吏生其

費號曰祇待民大稱便海運梗於盜行者委公按兵崐山之劉家港公身先士卒戮力海事春夏兩漕皆以時達京師淮右寇竊發攻陷江東西郡縣浙右騷動省憲督吳郡募民大興築城之役周餘四十里費且鉅萬然皆不仰之官屬方盛暑公不忍其重困語及且泣下時以身出入版築之間勞苦之海盜復犯崑山公募民為兵選官吏之家居者分守郡地時門之啓閉以備非常初寇之入杭也行者徵富民引兵入援公曰蘇杭唇齒

不應禍且及應之則民不堪命因發所募義兵五百人赴之未幾寇陷常繼湖烽燧漲空鉦鼓四起羽書告急相望資糧兵械什器之求絡繹道路人心恟恟公晝則闗決趣辦供億紛紜夜則申嚴約束以死自誓民頼以無恐居久之朝廷除行者臣不遠數千里率蒙古𠊓禦吳郡已而省臣調他省江浙行中書因檄公兼制軍事公鞠躬夙夜與士卒同勞苦然不動聲色而賞罰號令視前十倍居民安業遠近稱之使者閤奉詔募民輸粟

佐江西軍視多寡補官有差列郡承風應募比至吳公
懇懇為使者言吳民困於糴當春夏米價湧貴斗至錢
若干緡小民艱食無賴方發官倉賑糶之寔無以應募
使者感公言遂以所餘告身還朝廷時論偉之先是榷
酤官止收其稅後公私漁冒更取酒酤戶吏徒並思乘
隙甚者至破民之產公議立罷之征止常稅而已公學
醇識正性尚寬和聽政決獄務本經義而參之以章程
秉志忠貞律身廉恕而將之以勤敏起官自諸生官二

千石而退然身若不勝衣始公之下車也士仰其德久之吏服其能終也民安其業宰相奏公治行最東南詔嘉之特命增公秩復公位三年吳人室家相慶曰聖天子以公保乂我百姓三載告終引例當代復詔以公私我使吾入有父母出有司命俯仰六載夷險一節晏然不與隣郡之民俱冒矢石殞鋒鏑膏血塗草野者聖天子之賜也盍刻石載德以昭示無極且公旦暮入參廊廟進陞臺閣勳進位崇爵與德稱其大書特書屢書不

一書者太史公之職也乃具狀授予俾論著公治吳善政刻而頌之以無忘聖天子之賜公以成均上舍生釋褐授濠州同知調南平浦城二縣長轉南陽府同知富寧庫提舉尋改同知都漕運事由歸德知府拜監察御史又陞江西廉訪使副除今職云頌曰明明天子子惠兆民孰宣上恩曰在守臣茫茫疆理廣禹舊蹟孰先農人布時黍稷濟濟在廷奉詔拜手慎肅乃僚旁求遠取九州立牧施及八荒各職方物時節來王睠兹吳會東

南輿區厥土塗泥化為上腴豈伊人功勝於地力諄諄德音斯民之則孰將明命往綏茲土抱其嬰孩授之父母宰相薦公天子曰宜彼誠長者朕用弗疑始而吳政逞以刑罰始而吳吏拘以文法公寛理之訓之經義大者賔興小者試吏詵詵多士更化翕然飾其儒宫以表化源公教既施民瘼斯究田疇漏胥驛犒何有公承寛詔上疏貸租使者來責委之吏胥海寇梗漕公威却之船粟億萬徃寔京師蠢爾妖寇逢蠭起蟻聚蔓延江南屠

州陷府公成郡城載高其雉公厲郡兵載奮其士吳城匪城公仁可憑吳兵匪兵公義可乘公哺我饑公拯吾溺去其蝨賊滋我稼穡羽檄交馳以急告公徵求調發斯萬不同公曰恤哉此皆王事敢不鞠躬夙興夜寐有卓治行上達九重天子曰都予懋乃功有臣若斯宜在左右重憂吳人失賢太守詔增公秩詔復公位以公私吳寔天子意公之為吏如漢龔黃公嬰其變彼適治康公之愛民如鄭國僑始不忍斯終安其教公留拊我公

勿去我公不我遺我忍公舍公惠在人公勲在石天子用公眂此成績

海道都漕運萬戶府達嚕噶齊托音公紀績碑

頌

天下之本在京師京師所仰在海運海運所恃在舟楫舟楫之利所以濟不通然振古以來有天下者未有海道為渠轉漕東南億萬之粟灌注天府以偹粢盛祿廪軍旅之儲如今日之盛者也葢世祖皇帝闳規大略所

以為聖子神孫萬世無疆之計殆天授之非人力也一旦有司撫字乖方鯨波鼓怒襲吾糧道堅舟利楫倉黄失措鞠為灰燼於斯時也軍國大計苟非得人以濟之則祖宗七八十年振古所未有之利將有臨流浩嘆而已顧何益於事哉此海道都漕運萬戶府達嚕噶齊托音公所宜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者也初海道之失利也聖天子圖新漕政而難其人廷議奏曰今樞密院斷事官臣托音倜儻喜事忠謹絶人讀書知古今達事變

曩執法御史府讜論不回天下偉之臣等敢昧死請以漕事屬托音詔曰可時至正十一年二月也先是每兩漕事竣漕民率以漕隙脩器械舟敝必先期補製謹風信也自海道有變糧艘陷沒者參半會公下車申嚴約束且迫漕期衆皆凛凛不知所為公乃下令俾買吳楚商船往來江湖之願售者并日兼工益小為大且戒曰事貴神速慮多決少兵家所忌此漕事吾以軍法治之敢有不用命者乎兩漕頼之率皆以時達直沽公用事

精勇類如此上大悅詔賜二尊酒副之束帛公曰此特事之權爾非經久利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今漕民告病舟楫不戒危道也變而通之其在斯乎乃移文平江嘉興湖州松江諸路府選民力之勝任者補充漕戶是時鯨波告急新漕之民利涉無虞因樂為之用而軍國大計所謂萬世無疆者克復舊常褒勸之禮視前有加而公之事集矣公雖任專海道然苟有以惠生民利社稷者知無不為去歲秋吳民阻饑公發漕帑糴粟以

賑之今年春陽山愚民竊發縱火剽掠鼓行趨郡西門公身先有司從數騎出萬死不顧一生殺獲甚衆居民安堵省憲聞之皆遣使來賀十五年五月朔日詔拜公為江浙行中書參知政事摠制軍民保釐東吳仍督漕事罷賚優渥昭懋績也漕民因有作而言曰公糶粟賑民民誦之以詩公殄賊安民民刻之以石公重興漕政恢復海道制權宜如裴耀卿謀經久如劉晏處身清潔仕不廢學如韓滉唐有三人倚為鄼侯皆以漕運致位

宰相公今之鄭侯也三人之長公實兼之而頌聲不作非曠典歟且公居漕臺則功在海運位執政則志存藩省異日登台輔秉機要則又將以德加天下區區之頌於公何有哉雖然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詩之善經也乃礱石徵文論著公漕政頌之公字明善世為蒙古某部人頌曰　昔秦挽粟漕運乃興一石之利百斛費弃漢唐沿之陸運水行負擔操舟乘湍跨陵一其或穿竇斜或歷底柱或鑿三門或役婦女百險備更萬夫疾首庸錢

千計得不盈鬴其二大哉皇元天闢漕渠匪陸以阻勿川以紆于廓靈海括坤之區噓吸百源畀以自居其三維皇道之濟險以德海若駿奔馮夷戮力掖我靈艦賛我文鷁一波不興萬里斯息其四直沽之口析木之津糧艘會同伐鼓淵淵六軍騰歡萬姓交忻飽我粮糧樂此富殷其五大略宏規善建不拔詒謀無疆振古莫越孰揚鯨波百怪並發其六燔我樓櫓梗我糧道出没濤風犯我城堡彼方雷吼此寧雹掃孰乖拊循致此俶擾其七既刼之舟

復寇之粟上闕粢盛下虧廩禄軍無見糧民食半菽憂貽當宁議諏秉軸其八事有非常得人斯濟孰實堪之惟托音氏昔居諫垣抗言不諱使長漕臺庶展才智其九君命既加公責斯厚金符虎節銀章龜綬秩長萬夫勢崇列守公辰在公公退在酉其十公行雷動公止山立公令一申公事畢集以治兵漕以權濟急勇輸軍儲徃實京邑其十一帝命偉之寵賜有加公曰斯權經久則那法貴變通戶別等差損上益下斥寡就多其十二漕民核實舟

楫利完春饋夏餉風往浪旋轉粟如山弗危以顛飲飛在後陽侯在前其十三昔馬效逆今則助順威德所加載以明信威德伊何不驕不吝明信伊何克庶克慎其十四天子曰嘉事立功成受以執政升諸外庭拜命分曹督餉治兵公文且武公允且平率我曹事衛我蒼生其十五公今在外保釐吳土邑有長城民有父母公行居中進位台輔室有棟梁轂有甘雨其十六邑傅輿頌野播民謡或聞鄉校或采芻蕘式歌功德嘉歎賢勞爰勒貞珉永

繼風騷其十七

送張州尹序

常熟言子游氏之鄉也子游當春秋之季列國爭衡而其為武城宰獨尊信孔子之言弦歌禮樂以教之及漢興收秦民於百戰之餘而相國曹參獨師事葢公用其清淨之說以治齊而齊大治夫清淨之說與君子之道不同然馴而致之亦足以勝殘去殺與民休戚則夫學子游之學仕子游之鄉而所以迓續愛人之休烈於變

易使之淳風頓不盈簡且易乎然百戰之鋒或不戢於秦漢爭衡之勢或不殺於列國於斯時也欲治之以清淨之化俾致治于隆古而不先教之以禮樂乎則杼柚其空瘡痍未復故今日之務莫要於教民而其為用則莫艱於拯民茍非仁足以周撫字知足以遏彊禦才足以綜繁劇廉足以律碩貪而又將之以老成彊之以精力如保定張侯庸道者亦烏足以守北門之管鑰水陸之咽喉卵翼生民股肱藩省也哉今日用侯與侯之為

今日用殆非徇其名而已盖將有以收其實也吾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常熟爲吳大州縉紳之徒豈無忠信非公事不至尹之如澹臺滅明者乎斯行也吾知其不待盖公而州治矣申公有云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侯尚勉乎哉

送虞秀才序

故宋太師虞雍公以雄姿偉畧佐宋中興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其經國大業之著於章疏忠貞氣節之形於奏

對太史氏所録蓋班班焉有志之士聞其風若猶足以興起而况覩其全書者乎其書舊刻蜀中已而燬於兵四世孫通判寶慶府君將復刻之湖南弗果五世孫參政當國初尤篤意於此會故人眉州史孝祥守興化聞黄伯固家實有之求之不能得至六世孫學士遭逢盛際復以文章致位通顯其侍書奎章閣時嘗屬閣校官謝中物色之中至閣適閱武官有購得之者將資以見學士未幾學士歸田里尋捐館舍自是書之存亡無復

以為意者已與予友者曰堪字勝伯於公為八世孫一介布衣困窶無聊自勝伯以上居吳吳子弟與勝伯儕輩者往往猒棄筆硯不屑事父兄書自負以班仲叔者無慮十六七否則亦竊自緣飾為公孫子不成其敝猶足以舞文巧詆與鄉里少年爭長雄勝伯之計顧不出此獨折節以紹隆家學經紀遺書為已任閒聞松江俞子中為吳理官時得其書於魯人賈景莊氏將親往求之斯行也天其或者未喪於斯文乎吾聞之君子之澤

五世而靳勝伯去公八世矣斯文也猶將賴勝伯以弗墜韓愈氏有言莫為之後雖盛弗傳若勝伯所謂善為人後者非耶於其行吳之能言者爭為詩以相之屬予序之

送張同知序

張君德常由吳縣長調同知嘉定州事將行或曰德常為布衣時躬耕陽羨里中讀書事親足以卒歲蓋自以為一世之高士矣及辟丞吳縣尋由丞陞尹出則居官

字民入則與子弟侍老先生起居訢訢如也久之咸使民化服而縣因日以理由是治行為郡稱首使者循行州邑而德常遂以最官居上考蓋至此而德常雖欲復以布衣高一世不可得矣及調官海上或曰州視縣雖已崇然同知為貳職縣視州雖益卑然尹為長吏尹之職固專矣然自辰及酉奬奬焉率以事隸大府雖饑渴不暇飲食者若干年僅得以最考稱於時由是言之為尹孰與佐州為貳職亦較然明矣夫鞠躬州縣與偃蹇

布衣出處固大不侔矣然使事親讀書無或慊於心又庸知造物者非所以玉成德常也哉又曰夫禄所貴乎逮養者以其能推以及民也德常為縣治行卓然可稱其殆知所推乎自興兵以來芻糧器械水陸戰攻之具取給於州者不一而足而姦吏並緣為市又貿焉日夜侵牟朘剥乎其間田里之民嗅咻呻吟而卒未知所休息者由上之人不知所以推之之道也德常既知推之於縣矣則夫舉而措之於州譬之醫者之用藥取其已

驗之方而試之則病未有瘳而不起傴而不信者也德常勉乎哉吾恐同知之席不暇煖而有司將不得以尋繩尺較歲月於德常矣予與德常善故於其行以或者之言告之然不以頌而以規者蓋知之深所以望之厚也

大明吳縣令鄺公遺愛之碑　祝允明

日月容光天無吝照而局於躔者有限江河潤物人皆仰沐而蒙其福者不忘安上治民實存良牧至於安之

深而三績必陟治之久而百里難淹於是思以陟而始周澤由去而遍覺上之去下之思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今夫地望莫重於江南臣工莫艱於令長故曰鞭蒲者罷投巫者酷推而究之在在東濕也而況吳之為聚也巍巖巨浸財賦區藪士豪商雄月旦紛午異時為之者惟跋疐之患弘治癸丑天子策士於庭得任丘鄺公璠字廷瑞明年吏部以吳縣缺令聞天子曰鄺其可公至曰是惟國家扶馮又特雄緊非堅其操立而宏其

範模者不可我知爲之者矣蓋公天授英絶才力豪挺
明有以洞闇奥智有以斡樞鈐勇有以服彊禦果有以
樹事功而又本之以慤慎居之以莊靖籌焉而無弗獲
擬焉而無弗中興焉而無弗成薑篁修潔其持躬也廉
廢食忘寢其程力也勤裒多益寡其科賦也平均畨時
使其力役也準左吐右握其禮才也篤子明奪公其聽
訟也神飭禮舉義不可具指始學宮多缺觀乃引闢正
門購拓隅隧移廨植表昉造射圃於邑治則載新門舍

祠表尤詳於阛阓之間嚴慎周完囚免非命遠近杠梁咸立修葺以數十計而西成渡水最鉅疏川滌瀦不一而普安歸涇之役最便他如社學倉儲之建運河浮橋之設壇壝祠宇之飾洞庭諸山耗税之永蠲者歲六千三百石有竒凡制使被朝命協有司集衆思以事事者往往公之裨之為多仕優退食又刻婁氏耕織圖以治生日用曰便民圖纂與吴越春秋金石新編養蒙大訓忠孝詩歌流布之或研精吟述音致深切詞華淵雅延

鄒召枚賡載連牘於是桑稼條登絃歌響騰民人育而魚鼈若奸盗息而鼠雀稀八年於兹六事交乂今歲壬戌公朝於京師天子曰邑固壯不足以羈吾良惟徽土弗若乏貳佐守汝其往哉公乃拜命以行既往而邑之僚屬士庶懐戀迫切不能已已判簿俞君秉姜君亮幕史蘇君信吏李鏜吳孝糧塘里老王縉徐瑛沈進陳震等千二百人思紀遺愛樹之風聲僉議既協委筆於僕凡公先後建置邦之尊達如少宰吳公等紀勒豐赫懸

諸不刋矣惟古之論政孔子曰獲乎上有道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聖人亦若是耳㝵乎今之談者或一道焉突梯脂韋模稜我三尺以從事曰所以獲乎上也虗縶畏髙自欺於一朝之革面曰吾民已歸矣其然豈然吾未敢信葢所謂獲與歸者振古難之而今倍焉古難獨以已今難兼以人已可力人不可力是以曰倍然君子亦曰已而已矣奚人之問矧所謂已者天之理也天之所定孰得而遷之故聖人法 天命運天機於此拔

擢而崇進之其來未可涯涘而因以知公之得於上下者由其合於聖言所以久而徵去而思其效不於他而於此故曰天也非人也嘻其懋哉粤覿古之豪傑或列循吏或標文苑飛華汗竹千載可師今公之善固繁約而求之則所以主之者循也所以行之者文也兼彼此而貫昔今吳士與民何幸親遭而穠被之肆不量荒簡登之琬琰云爾烏乎翦石鑱金永口於碑衆有誠思我無僞詞弘治十五年秋七月吉旦立石

送長洲邢令君詩序

黄梅邢公出宰㪚邑政明而通化久而富教方深朝天有期民等攀戡甞假諸詞誦耆民王錡吏什數篇并獻行槖頌美不傷於緐複申感無嫌於猥鄙敢復序列焉公之舍我赤子而入朝廷公理在彼則還之者宜私願在我則留之者得將何慰吾儕之情哉潤物之雨匪專一區公在廷陛間調中酌外澄湛聖澤滲浹上下將吾儕終被盥沐孰曰違願俟其升矣煙霄未涯悠悠衆思

具如章句

太守曹侯十詠詩序

楊循吉

令之郡比古諸侯國揆厥治要則必以移風爲大然而民不易令令必以身率故從政者鮮克由於是焉其惟正已者爲能出令而移民之風風移俗美政化以成宜頌之不能已歟有行之者我郡守曹公是已公初以監察御史來知郡事下車之日合郡肅清得綏柔化暴之道然公之所爲嘉惠茲土者不寧惟是蓋蘇爲江南郡

甲民物蕃庶歲賦踰三百萬襲承流風尚鬼好奢昧喪葬之正理習博戲之鄙事其他蠹壞雅俗者又非一而足公深惡之以為為國治郡當澄源培根不宜使百姓重困乃先斥其一二大者而以毀淫祠節喪費絕賭博禁燒香為首號令一出民相戒弗敢纖毫犯既又為蘇人有燒屍之慘則營大冢六區環城而列俾葬其中又盡髮女尼而廬之逐娼優而去之由是人知向方養生送死靡不遵道易澆為淳邪鄙悉去噫此所謂正人君

子而能移民之風其功甚大而一本乎躬行之德者也
於是少宰吳公首唱一詩以咏毀祠之事而邑之狀元
毛君編修沈君吳君陳君進士都僉事憲張公胥謂公
美政尚多不可遺則皆次第述作若節喪費禁博遊建
冢屏尼逐娼者詳矣或曰公嘗作興學校獨非績乎廉
正率下獨非美乎累致豐年獨非德乎繼而作者郎中
黄君鄉進士浦君解元唐君又三人合而書之凡十篇
而後公之事備洋洋乎何其盛也傳曰君子之德風又

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公實有焉蓋柄也者風化所由以上下者也獨惟我公為能用之以美吳風弗惟其末惟其本不務其小務其大已而果臻實效古道用復此令之稱善治者所以不能及歟夫功德盛則歌頌興公之於蘇誠心愛民有父母之道明理道俗有師範之宜納饑於飽食約蕩於真素推薄於敦厚仁隆義篤不可殫述則其功其德垂於無窮亦蔑以加矣由是而詩歌之作編既成予以郡人請書首簡以告太史氏夫孰能禦

之

送貳守和侯考績詩序

郡別駕之職所以佐牧伯宣化理昔晉太保實陟斯任以基三公君子樂之吾蘇在江南號稱雄邦邦君而下屬於貳侯貳以贊治莫難於今蓋由我府主廣東林公之賢也惟山西和侯以名進士兩宰劇邑用績擢陞是官始至而闇然既而翕然及今而赫然侯連署州縣皆以廉介有為馳聲於時其平居衣袍蔬食誦古人書自

娛而已聲利之說不惟不留於耳且不萌於心及其涖事輙如山不移於時我公方以治行爲南諸侯冠揆侯之道允合不戾故議則協謀則同事則濟用是以靖我邦人而貳於公也無難矣歲弘治甲子官三年將起報政於天官我公於是率諸大夫曁郡官爲詩以播之夫凡政之報也上官長寮輙以其績書於册將用是爲殿最他日考功第其能陟其官以俟言之其最宜然乃公猶以公牘之褒未足以盡意故又著之詩歌焉蓋古者

列國陳詩以備采錄觀民風則今詩之作其本是歟侯居官不懈持操甚高及是政成而徃其將去是而即夫顯融也亦不遠矣詩不徒作也昔棫樸之詩以得人為周室頌於斯有焉因公之命敢書以為序

送史縣侯考績序

維吳大邑冠冕南州握銅符而令茲者厥惟艱哉況乎百里之任在今尤重黄甲於焉歷試烏府由茲簡拔豈不以親民體要大化首先者也君左翊英材中都雋望

爰釋鵷班之朝來操牛刀之割自臨㴖土頌聲載途以信感人不尚朝三之術用簡御物遂興畫一之謡凛兮其潔已恂兮其下士綽兮其寛勁兮其不可犯故得四境修六事治書考惟最語無遺褒允矣哉愷悌之不負人也華舲既駕彩鷁將飛望五雲以張帆端一笏而思對若禹門過而神鯨化若丹藥就而金鼎開在此行也瀉酒在巵何言可復亦聊以補相臺之缺酬花縣之勞焉嗟我吴人豈不縶白駒於今朝固將公霖雨於天下

也維時仲夏麥風清淑冠蓋路祖賤子序詩

送姜太守改任寧波序　　王鏊

姜侯恒瀕初守河南上疏曰臣母老矣願乞江浙間一郡自効且以便臣之私不報會述職至京復上曰臣母老矣願乞近郡以便養時寧波缺守詔以畀之於是朝之士夫莫不侈上之仁嘉侯之孝喜得侍其太夫人寧波喜得賢守而河南之人乃獨惜其去也於是寧波之仕於朝者求予言為贈噫守令之難也頃予還南歷數

十郡縣入其疆其六事舉者葢少也獨得三四人焉耳三四人外葢有環數城而不聞善政者何其難也三四人者其政赫然有聞刑獄減賦税集斯已矣其誠心撫字如古之循吏葢無有也合郡之所利一人以為難焉憚而不行者有矣合郡之所害一人以為難焉憚而不去者有矣故曰如古之循吏葢無有也又況先王之世所以治之教之者哉姜侯純孝人也廉平豈弟固已飫於河南其知寧波也無亦自是而推之乎使一郡之老

者無失其為老也幼者無失其為幼也是所謂循吏也乎是孝之大者矣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請以是贈

送劉吳縣考績序　蔡羽

崑長之墳衍太倉常熟之瀉鹵其稅三倍於吳而吳之境亦三倍於諸邑以其有名山大水也北起吳市南盡歸烏東内三江西薄荆谿湖山相去恒數百里六鄰邑之業農不謀工工不謀賈而吳之業作不齊島居而陸

處風土阻越奸胥猾吏得蒙其上豪傑之黨得陵其下六鄰之亡人得匿其中四裔不法之徒得冒突而相冠擊故令得其人則湖山之間樂非其人則湖山之間憂吳非易為者也正德丙寅春吉水劉公來為吳令適郡有崇明之警修戎器選丁壯供餱糧恒若救水火然而烽火之候一日數至為令者内聽其民外禦其侮日中揮汗張燈而不遑寧如是數月乃已丁卯戊辰之歲時政乖謬貪暴之徒横索於上非意之變朝不謀夕吳之

難為非有甚於遠年也劉公以進士有名首授大邑老才夙學練達之器故能乘時奮發嬰其芒刃鎮之以靜處其艱難治之以本下車未遑首敦教化旌廉節寬民於農桑之間講其賢能以勵其頑鈍不激不沮不為苛新而三年之間翕然稱治由是吏不敢挾其刀筆胥不敢紊其科條豪强勸而為義以輔其上而慈其下九流之人各順其道逃亡之息惎為赤子湖山之間盜賊屏息桴鼓不起吳民之樂乃過疇昔而六鄉之中咸來則

化矣由是觀之非吳之難得其人之難也公方考淵於部於其行為之序

送大參徐公序

衒新奇以示譽矯設施以竦衆可得於一時不可得於久遠順流守常無所斟酌可以得博大之名不可成博大之化斯二者非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寛而不慢簡而不漏不厲以肅不巧以精始若不快人意終樂且利居之若無能卒成遠大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老子

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是得道者也江西大參永康徐
公守蘇五年而擢河南參政假左參治蘇又逾年而下
江西之命其刺蘇也六年有畸徐公不新不奇不疾於
前不怠於後不巧於始不獘於終布之優優為之紓紓
但見學校化其教田里安其令刑無煩暴賦無苛急下
無迫切之情上無廢弛之政而公雞鳴聽政張燈而不
輟勵精圖治不自湍假其心若一日也夫不事新奇矯
激合先王之寛不務博大之名勤勵不息合先王之嚴

持是道行之六年厥化大成夫豈盡出於天資哉由公以尚書起家學有端委未仕爲名士既仕爲名臣自其嘗課諸生而觀之經義之精理學之淵汎濫磅礴莫得其際其度遠其識高其取舍公要之不外乎一誠夫負公之誠以濟厥學於以臨政未有不合於先王之道者也夫士之命固懸於天亦有得於人者如羽之不肖人之所棄也而公錄之不置豈意其有璞中之物耶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人棄我取公之情可見矣兹將去舊

治展大藩賢愚之徒不知所為羽也職當贈言敢摭吾邦之慶荷於公者序以獻公用為他邦慶

送大參胡公序

治劇者身殉案牘不遑旰食而已廉者無所取而已恵者不罰而已三者舉其一人以為難若泰安胡公之治蘇異於是夫政沸於庭持之不遑寧御之不遑食常情也公嬰之平平撫之閒閒不必不意倫次後先米鹽無勞考教行焉案牘無侵賦咏間焉視治劇奚若四郊所

興戶口所輸交務所會泉布日溢於政堂公視之蔑如知其上供知其出入知其居留乃吏不敢入羨餘之計躬自菲薄以化厥屬視廉者奚若發奸擿伏以破宄憸嚴刑大罰以御寇盜於常民有犯笞不見血法流於下食其利而忘其功視惠者奚若故頌之者無間於四方也烏乎是可以偉致哉亦惟心地才術而已矣夫心不虛則公不至愛不遍矣求廉與惠得乎才不全則用不周政不暢矣求治劇得乎本之以心地輔之以才術故

文章德業並光於時也然皖不足盡移於蘇也蘇不足盡移於藩也他日藩不足盡將安歸乎夫心地包天下者也功業其緒餘耳詩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又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夫仲山甫有出將入相之望故詩人致意之深也公既效於南國將顯猷於東藩德望遂揚於中外矣於是起自藩宣用秉鈞盡展公之底蘊亦不日事也予拭目焉

送邑侯楊子入覲詩引

古閩楊子治吳之三年嘉靖乙酉冬將朝京師諸國子在南雍者請為歌其行或曰楊侯於今何如人也羽曰以新以奇非所以觀侯觀侯者取其可久無敗而已夫民詐則怨結而風偷逞則彊兼而弱亡不貴貴則爵輕不賢賢則道喪不恤衣冠則廉恥不立凡茲皆上之人導之也江以南務新奇立異政者不少恐非遺之以長厚之風長久之道也無意無必順俗而治持平守正大小咸得始之以誠終之以誠楊子一人而已聞牧民之

道平易為先如我侯古人中求之可也衆曰如子言遂各賦如左

送天水胡公序　王寵

序曰自秦郡縣天下而有郡縣吏秦吏大抵皆酷也漢良吏為盛班固氏傳循酷而吏道備矣予讀循吏傳考論其世未嘗不喟然嘆也蓋鉤奸摘伏取威樹聲赫赫乎若揭日月而行者世所稱良也至若風學敦禮植本培化使民回心而向道漢吏亦無幾焉夫以循名者猶

然而況其下乎我皇明受命溥將疆理萬國循吏如林然官於期會書牒者繁焉故聖人作而化室禮樂哀而風微薦紳先生所扼腕也嘉靖癸未吾師天水胡公自皖守徙吴吴啟於太伯春秋時有季札子游輩興故其民以廉讓文學相髙猶有先王風也然瀕海下濕土浮而民惰卒難帖服亦其地然也公下車葺泰伯之宫崇子游之祀廣厲學宫躬帥諸生習射鄉冠祭之禮飭匏絲管柷金玉之器磬折盤辟示以揖讓執經講解與相

問難酬答襃其異者降為主客之儀不期月而吳之風泱泱矣夫吳號難治以金穀溢牒賔傳狼籍吏隸舞法誇刺叢興也而教化獨闕焉豈非降本抑末顛倒無當哉公超然遠覽獨追古之人而與之上下摹畫奮以泰伯子游為必可師而進我吳於三代之列故化易行而功則倍信道不惑之驗彰明也使吏天下郡縣者皆如吏吳之吏王道成矣廼夫廉以遠利明以蔽獄詳以理賦嚴以督奸儉以節費恤以柔民皆炳然為天下稱首

而求所以綱維鼓運回斡轉易則維古之道也故略而弗著焉乃丁亥之秋聖天子擢公為山東左參政吳民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公去我乎民將安歸於是其門人王寵識公為政之大者以序其行以為他日傳循良者告也

贈長洲馬丞序　　王鏊

古聖王國天下列之土而專治於侯伯長至秦始郡縣之後世繼繼不之改亦勢使然也然以下承上莫極於

縣蓋由部省郡以至縣而縣之任則繁焉故邑之鉅者必多其官官皆賢相與協治事庶能集否則多弗集也長洲為南輔近地民齒財賦甲諸縣號稱難治宜陽馬君思誠以計偕循選銓曹來丞於是縣淳謹朴懋力於事事居官且久祿入薄其貧猶韋布時雖資藩充仞左右君不一動心故能始終以廉稱凡佐肆叅令令皆賢之縣賴以益治行部使者知其操守檄署他縣事者三所徃輙成治每代歸縣他縣民多愛戴不忍舍信乎能

廉則公公則明明則民無所屈抑而宜其慕之之若是也君丞於此地幾二考於民愈親於家愈貧而廉聲愈揚其名實固相副矣官階之登爲日不久第其民之欲其留尤甚於欲其陟則君之滯於下僚方且自樂固非他官暫來倏去升沈不固視縣若傳舍然於其民之治與否無暇復謀者比矣噫官有貴賤其爲委任則一苟責塞焉則賢矣果何貴賤之有今君如以一日視官以終身視縣隨所遷轉望治而不望擢則長洲治矣他邑

治矣嘉靖二年歲次癸未季冬吉旦

贈馬丞署事崑山回任序　　顧鼎臣

立賢無方官人以世二者並列於經傳凡以辨美惡而存訓戒固也自後世觀之勳名節義之士多出於世家舊族而編甿隷之子孫雖或發身科第以取顯仕未幾多以賄敗者何流風餘韻無所從來而聞見者小也如前二説豈可遽爲定論也哉在先王舉錯至公至明自在權度存焉耳嘉靖壬午崑尹尹君以考績去上官

擇可攝縣事者曰必得廉能吏乃以屬長洲縣丞馬君
令寘所事事以往君移治數月得代去邑之士大夫耆
老吏民罔弗愛敬傾慕焉交謁予文贈之予素知君名
君來時予適以展掃南歸目擊一時治效矧彰善吾職
也遂樂為之序君體幹魁偉資性敦樸庶幾古之所謂
悃愊無華者且持巳公而繩下嚴故賦政用刑譴訛振
弊雖或弗能堪然皆心服無後言屬飄風甚雨為烖壞
民田廬廵撫李公命徧歷四境視狀君檢覈精里胥無

敢因縁為奸者既而蠲租振窮之恵漸被弗替君之力也國初科貢二途並列庶官無有軒輊自後人情向薄法意寖乖科日重而貢日輕士不偶於場屋積日需次貢禮部入胄監待選吏部且十餘年始沾一命雖有軒揭之才莫能自奮因而頹墮者衆矣君固嘗困頓於是今觀其所立豈下於科日士哉本既正而末從之俾職百司登大寮何徃而不可哉蓋君河南宜陽故族厥祖諱旭者景泰中起家任内丘知縣滿九載民騰章籲留

遂得增秩再任又滿三考齒逾七十累疏乞休以去進退有禮如此其牧民持身之道可以槩見子孫業儒不衰婦或以守節顯家世相承傳君之所聞見豈區區寒賤鄙野所可擬哉然則立賢官人之法可泥於古訓而不論其世哉夫丞貳職也攝事借乘也而獲上孚下如此他日為令長治專任久聲績所就寧知不肖其乃祖哉於乎凡今之牧民者人人如馬君則民不窮民不窮則賦役有終禮義可興而天下治矣嘉靖癸未秋九月

既望日賜進士及第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同修國史經筵日講官崑山顧鼎臣序

嘉定等處萬戶郝侯政績記　黃溍

昔成周寓軍政於鄉遂兵與民一後世析而二之為將帥者徃徃知有兵而不知有民善乎荀卿子之論曰兵要在於附民而已為將帥而不知所以恤民乎若平江十字路萬戶郝侯蓋知兵之要而得先王軍政之遺意者也初予在金華聞侯奉省檄廵鹽浙東所過無秋毫

之擾心已志之及仕於朝徃來吳下見士大夫咸言郝
侯賢今年春官於儒司嘉定州父老陳銘鉞等以侯政
績請記於石予既知侯久重以耆老請誼不得辭因諏
其詳則曰嘉定為吳之要地襟帶海江每歲萬戶府分
官出鎮茍非撫馭有方則士譁卒嚚適以病吾民耳今
郝侯之來紀律嚴賞罰信凡麾下士不以一毫撓吾民
海隅晏安奸寇屏跡遇歲旱澇捐俸禄為祈禱費徧營
羣祀齋戒篤虔雨暘屢應歲既豐則創分府築閱武場

皆出資倡始民懐惠者樂相助初未嘗以役勞民也不寧惟是元統二年朝廷徵兵討廣西寇至元四年討漳寇師行多抄掠每過吳侯出郊勞諭稔其長曰出師以靖亂也而首為亂可乎且師出以律令已失律後何以戰吾既以告若若不聽則當從軍法其長惕息戒其下毋犯侯令民安堵如故後省檄徵吳郡兵徂漳侯慮其將發必剽奪或乘以報怨下令趣具軍資器械夜分啓行平旦民始知軍已發莫不感悦時處州沿海翼軍陳

慶等戍汀之上杭以餉不給四十餘日亡去吳戍卒賈世兒亦在行總兵官麗之死刑佚言於行省此等本無叛志第由主將不恤故懼餒死求苟活耳若當以死懼失士心行省韙其議陳慶等得不死者八十三人他翼之亡命者亦由是得免至若建安樂堂以居軍士老疾者雖官與藥物常不給佚每出俸祿以濟其乏其恵於卒伍大率類此佚聞望彰著行省每有訓練按䏌必檄佚以往嘗屢至浙東福建諸道數軍實察壇禁恵施威

布所部州縣鹽場莫不以侯之政績上聞運司憲臺帥府行省交章稱薦他如廣東帥府湖北憲司聞侯令名亦皆薦舉而侯退然不敢當性端謹好古嗜學淹貫典籍凡賢士大夫必交交則竭誠盡禮終始若一家居延接賓客鼓琴賦詩泊如也昔侯之曾祖元帥公甞從太祖皇帝定河南祖襄靖公平江南贈効忠宣力功臣正奉大夫江南行省參知政事父明威公踵持武節服勞王家侯以屢世勛舊子弟而務學若醇儒為政若循吏

馭兵若古名將無一毫貴官習以侯之賢若此矧吾州之民又沐侯澤茍不紀諸石則不能見吾戴慕之情且無以勸來者予聞父老言因嘆曰兵民之判久矣為將帥而急於卹民雖古之善知兵者何以加此然古之名將有愛卒伍而驕士大夫有愛禮君子而日鞭撻健兒後皆不能無弊今侯於卒伍既懷以恩而又能好賢下士不倦是又賢於古人者矣至於成其事業惟其所從來則雖先猷祖訓有足取法而其好古嗜學之功亦不

可誣也昔晉文公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以說禮樂而敦詩書也孫權之雄材大略而自云孤嘗讀書大有所益及呂蒙奉權教始就學魯肅過潯陽輒稱其才略非吳下比則侯之德業又獨非好古嗜學之功歟侯名天麟世居宣德自元帥公定河南因家宛丘予既為之序其事如左乃為之銘其銘曰

海陬之邦控延大江飈驚濤奔籍兵以防桓桓萬夫闞如虓虎匪帥之良孰靖其旅猗歟郝侯孔惠孔仁匪惟

馭兵實綏吾民我有水旱惟侯之惻是禱是禜保我稼穡歲時豐穰海壖樂康廄馬不譁叢矢在房乃作大府其庭其植我出我資匪藉民力民曰宜哉侯豈我需我懷侯惠曷不相諸侯燕賓士淵淵伐鼓有瑟有琴籩豆攸叙邦人來觀爲侯歡謼豈弟君子胡不樂胥昔爾祖父曰維元勲功載盟府裕於後人曾孫孝恭克紹其猷匪惟世美實予民休天子明聖宜褒爾績維藩維宣以惠四國赫赫厥聲宜公宜卿百禄是膺子孫繩繩我匪

俁思人則具知德音不忘永觀厥辭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黃溍記

送陳忠厚秀才還姑蘇序　　鄒浩

通甫少孤舉進士不偶貧甚無以養其母慨然取家藏地理書學焉且歷求一時名人以為師莫不妙盡其長而機圓智獨又自得其象數之外操以涉世其術遂顯今年秋為先考終大事留數十日語予曰葬有吉凶失得之驗捷於影響甚可畏不戒不慎差若毫釐則禍起

泉下而集其家是誰之過歟欲自脫於天刑難矣或者視權勢金帛何似而忘其心殆謂天可誣也我方陰自積德詎敢忽頃有學者憐其勤示其大端已而省其私猶有忘情不知所慎懼將以喜怒行吾術弗與也余聽其言而觀其行蓋君子人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以仁存心異於人遠矣函人之初設心為利去矢心幾何哉特以術驅故卒以人自異況君子乎通甫奠以千計然其年未老其游未倦其行術未

艾也陰德之積自不可以為量數又況學於其門者必皆心同之人乎今江淮閩浙間由指授以顯者著錄踰四十人而踵繼者未止人人以通甫心行術於四方其所業積又豈可以為量數乎通甫有子方十歲知好書成誦日數百言天報將在此乎惟勉旃以待

送文温州序　唐寅

寅穉冠之歲跌放不檢約衡山文壁與寅齒相儔又同井閈然端懿自持尚好不同外相方圓而實有塤篪之

美辟家君太僕先生時以過勤居鄉一聞寅縱失輙痛切督訓不爲少假寅故戒慄彊恕日請益座隅幸得遠不齒之流然後先生復賛拔譽揚略不置口先後於邦閭者老於有司無不極至若引跛鼈策駑駘然是先生於後進也盡心焉耳矣且夫周文之聖積累仁義詩人咏之曰得四臣而天下附孔子之教册籍紀焉曰有顔子季路閔曾游夏之徒而道益彰今蓬巷之士頌先王守圜模茹藿冠素羹葵飯脫粟逶迤寛博其異於鼓刀

負販之人若芥髪耳不先有所引擢後有所推戴輔翼其何能自致於青雲之上傳言曰朋友不信不獲乎上矣此後輩之所以必仰頼也其為前輩者道有所論授相與優息而無獨知無徒之嘆而後輩則髙山在瞻有所標的是上下相成也今之後輩袨服驕麗伸眉髙論旁若無忌不復識有前輩之尊與益也是豈長者絶之哉世有後進之彦以寅觀則知前輩之用心待人也矣今先生出刺温以病謝不報赴郡有期旣當為詩以餞敢

又書此以叙寅之所德先生而無可為報者

蔡侯平海盜叙　　方鳯

昔人論弭盜之方惟濵海難為功攻之則風檣奔駛彼利我鈍招而殺之則信與舍之則威損故陸宣公真文忠公皆以海盜弭於未發者為上功甚至欲擇守令之善武者久其官其曰苟非逆折其萌芽終恐難圖於滋蔓論則得矣然亦難矣哉吾蘇惟嘉定瀕海海盜出没為患前此若劉通施天泰足一揺數郡震擾雖終底擒

滅而橫罹鋒鏑靡費驚苦其賦虐之禍亦慘矣嗣其惡者曰崇禮亦施姓陰蓄無賴至五千人巨艘五百號橫行水陸民居商舶酷肆刼奪貲貨山積併建田屋雜良民中以自蓋然出入必以兵衛動輒與王法為抗人視之若虎翼然雖官府亦不敢發養成其惡者殆三十年矣今年夏河南蔡侯以名進士來尹茲邑部使者喜曰巨蠹可剔矣侯承命惟謹旦夜蹤跡虛實者凡三月務求不負上官之知而齒頰不一露雖左右信用之人莫

知也崇禮於是益縱肆法外挾惡少百餘謀汙鄰婦鄰婦度勢莫支紿許之娛以酒食而佚已廉得其迹密遣人火其舟攣其黨費十夫之力而渠魁就縛烏乎何其神哉人之所甚難而侯獨甚易之侯豈真所謂善武者歟鳳不暇遠引姑即二盜者評之擒通時鳳在垂髫萬方不獲不得已招以不死既而磔於市擒泰時其費不貲官蓄告罄擁老弱之頸以赤盜刃於乎二盜起於倉卒成於數百烏合而其害至此若崇禮者逞數十年之

積而加以數千悍勇之氣一鼓而發江淮亡命應呼紛至東南之害十倍二盜於是乎侯之功之大當享廟食不但上官奬借之榮而已也鄉士大夫司空蒲川龔公侍御沈君輩咸樂侯之成功且以為地方慶也方率耆老持禮幣再拜稽首以頌侯於庭委鳳為文以張其盛若夫厚學校剗吏奸息浮訟篤僚誼掮無益之費薄征斂之法皆侯之政之善之可書者雖然侯以清才重器志期遠大怡然不以一事之遇自侈他日髙名偉績當

與宣公文忠並稱葢區區之私所以望於侯者如此幸相與勉之嘉靖癸未十月望日後崑山方鳳撰

崇明勦海寇紀事碑　　楊循吉

明受天命主中國百四十年於兹豐亨豫大寇易蘖芽我孝宗皇帝旣靖宇内修武功遂誅蠻夷之干紀者皆以次削平矣惟是東南嘯聚尚稽天刑則兹不能無申焉葢蘇内地也不當有盜賊有屬邑曰崇明實居海中法制不及恒驕為患往時金瑲劉通輩是已以其渠魁

既殲餘或寛而不誅故至於今玆尚弗克靖乃弘治十六年春賊首施天佩鈕東山焚殺讐家拒官兵據半洋沙爲寇亂未幾天佩來歸瘐死明年弟天奉乘潮到太倉西門燒船刼兵既而亦俱與東山來歸先帝用撫臣魏公紳奏赦其死竄諸遐荒其兄天傑當遣不至復與鈕東山煽集寇海上一時有名字附和者其魁以十數曰沈岳秦綵黄需尹克文皆用父子兄弟羽翼刼奪四出甚至掠運艘官糧肆無忌憚事聞廷降璽書切責職

吏跡捕甚急不能得正德元年正月劉東山逃歸賊黨滋盛作軍器號衣出入車馬張蓋鳴金鼓爲令以舟縱横其徒至千人恣意殺掠汙良人子女不可勝數且謀陷其邑及上海城池衛所州縣匿不敢報郡守林侯世遠獨曰是不加剿絶復何俟急馳白於巡撫都御史艾公璞巡按御史曾公大有巡江都御史張公昊備言宜決討狀會議常州皆如議今上皇帝方嗣大寶圖纂先志討不恭命奏上詔曰可艾張曾三公乃駐吳中調四

府五衛軍壯得二萬人募船得五百艘置軍火器械為件一十四萬六千五百有奇以屬浙江屯田僉事高公江備倭都指揮王君憲使督之曰港汊要害其各分布以守毋令賊得便又使備其遠境防奔突我師既集艾公曰姑諭之使再往皆不報賊彌猖獗作聲勢自庇大肆焚掠自嘉定常熟靖江江陰諸縣無不繹騷久之施天常始來歸願縛羣盗首領自贖而東山天傑果以岳霑等來獻皆羈之民舍再令州同知周明往招餘黨被

留不遣且邀吾歸其人頃之乃知出二降賊所為艾公由是怒馳檄取明以還而下天常等於獄決議進討會上赦亦至於是三公皆詣太倉禡師且申妄殺之禁是年六月六日高公王君帥師出海分三路薄其沙翌日登岸擣其巢穴賊衆奔潰藏匿大縱兵追勦遍南北大洋至於三卄四卄歷時十日賊設閒阻我師師遂西旋艾公及二公議以賊必隨至盆嶠士卒督其復進至乃獲施安輩殲東山前後撫致七百六十二名口俘獲四

百二十七名顆燒獲船四十九隻獲兇械四千一百四十三件金銀錢珠銅錫綺布衣服麥米等物五萬九千六百一十二觔兩錢文件石起七月十日全師凱歸我無傷焉明日告成於學燕賚有差奏捷上悅賜勅褒獎仍令上諸臣功狀冬十一月賊黨於閶門外誅徙其妻子遠地是役也經略處置大抵皆出艾公而曾公綱紀其成其供億則林侯無事不任宣勞為多常守楊和二侯次之而以武進知縣余君濂參謀軍事同知丁君哲

指揮使張君歛以計誘賊皆有功葢始事至賊平甫百日詔改半洋沙為平洋沙添設廵檢司一及禁沙船毋得過上江著為令僉曰昔高皇帝龍飛時吾蘇實先中原歸附民柔脆奉法令輸税受事惟恐後不幸海濵襲為狂愚境土因是汙衊其君子羞之非我羣公侯君相與主張協賛底是大功則天子必將大加兵於吾邦民且震恐死無地矣由是言之克清大憝以寧其人國家利賴生民受福焉可誣也乃請刻石為歌詩以垂無窮

且示其無良者永為鑒戒毋再罹憲而以有功官屬列之碑陰其辭曰

聖朝建國威制中域豈惟版民要荒咸賓孝考臨朝征伐四中慒慒海人頑狂而猖匪無斧鉞憫其來馴卒赦不誅輕典是因帝德廣大彼冥何知負險怙終自同島夷海波滔天操艫若馳謂莫予迫暴掠以嬉絳襖裸下霜刃差差有忤必刈不遺貲資村落遁逃避命流離列邑威震訛言曰疑爻公曰嗟惟是當伐聞於天子我師

乃發魚魚我師未至城下旗揚鈴鳴有舟悉觬指授方略先塞港汊飛檄徃來靡息晝夜賊懼自睽執黨獻功先聲既致陽許斯從載招其餘載綏其攻尚念黎元勦不過窮如何變生以勤艾公公曰爾師文武將吏皇有明詔寇在必刈凡予同事咸協無異爾其慎殺毋及非戾六月既禡甲寅師行臨送於滸檛鼓揚舲禨以棹謳悠悠旆旌賊則有廬或浮海居海居既除水陸並趨遂蒐大洋兕膠其舟去不可得卒為我漁紛紜自泥十死一

俘始詐為諜俾賊相縛賊有故新賊有首屬其羣既渙
厥魁可服七月丁亥振旅凱作公及曾公在洋胥樂衎
衎燕飲海霧清廓始時議征衆皆謂難彼狃海涂我不
習船浪簸舟敵戰於何安恙主撫致式養其奸迄乃奏
功人寂無言凡茲設施後事先謀裕以籠之迭用剛柔
含容奮發盪平靡留執事始終二公林侯二公林侯詔
以狀上賞不遺細恙預旌獎赫赫元功艾公是長刻石
摛文永播遺響

江淮平亂碑　　王鏊

明受天命君萬邦九聖相傳海涵天覆休養生息百五十年絶漠遐荒罔不率服而近甸小醜蠢兹勿靖皇上赫怒興師越二年始討平之先是正德初有逆豎盜弄朝枋以淫刑苛政毒海内海内靡然發動逆豎伏誅羣盜遂作五年霸州人劉六與劉七齊彦明相扇起合他盜楊虎横行齊魯趙魏徐沛間所至張旗蓋鳴金鼓屠城破邑發庾潰獄殺戮燔燒奸淫慘毒僵屍被野千里

蕭然甚者竊名號執王臣截漕艫攻宗藩上初命惠安伯張偉都御史馬中錫討之師久無功乃逮偉中錫還而兵部左侍郎陸公完毅然以討賊自任乃命兼都御史節制諸軍且調沿邉驍將健卒以行公以六年八月至涿州中外洶洶言六七彥明將以其衆入寇宜還師以衛京師公曰吾受命至此有進死無退生乃率兵直前遇賊於霸州之平口遣平副總泰郭遊擊永與戰克之又進戰破賊於阜城於景州而楊虎復擁衆北來衆

懼不敵適馮副參禎以麾下至與永泰合擊於景州之宋門店大破之虎僅以身免時天下承平久民不見兵革一旦盜起所在或潰或死或迎服羣不逞且蜂起從之勢不可制及是王師屢捷從賊者始悔且懼公因開以生路立招降幟於軍前其衆多散去者又命郡縣各繕城濬池清野以俟賊至無所掠楊虎既敗獨帥其衆而南九月六七彥明寇漕州諸將合擊大敗之於曹之裴子岩是役也賊之鋭卒略盡幾不能軍上復遣中使

至督諸軍與戰於湯陰又大敗之永又追敗之於穆陵關劉副摠暉又大敗之於滕縣七年賊率其餘衆至下邳淮上摠漕張都御史縉遣兵禦之賊破北門有四酋迭進輒斃之乃逡巡遁去參將李瑾又邀擊敗之賊奔登萊公率諸軍追之遇於水滸披殺其衆殆盡六七彦明獨挾驍猛三百餘騎逸去北奔霸州突過臨清又奔湖南又奔湖廣劉六墮溺水死七與彦明奪船東下犯鎮江江陰栖海之狼山忽泝江上犯南京安慶公復被

壐書兼程馳至衆謂賊且北去公曰賊技窮矣必且復南以窺吳會乃分兵駐京口張捴漕泊王都憲績俞都憲諫時副捴源各分兵守要害賊果復下據狼山公率兵至江陰會天大風賊船糜碎遣諸將襲之賊奔據山顛矢石雨下暉引所部力戰暉與任壐戰山北永戰山南咸載盾踞行奪其險賊墜岩下死者無算七乘小舟將遁溺海死彦明爲宣府游兵所殺楊虎之南下也官軍扼之河上虎渡河官軍亂石擊之溺焉至是羣盜盪

平中外乂安議者咸曰盜横南北所至創殘罪稔惡盈肆皇天震怒動威以殄滅之予以為惟天佑民惟人順天惟節制公殫衷許國運籌料敵指付必戡諸大夫戮力抒忠勢成犄角諸將士推鋒摩壘賈勇先登相與成此膚功蓋天人協應之效也是役也大戰十二小戰數十斬首一萬五千五百有奇降散者不可勝紀七月甲午班師誅餘賊於市刦脅者悉縱歸之捷聞自節制而下褒賞進爵有差詔建江海祠於狼山相與伐石紀功

以示永久詞曰

赫赫皇明坐朝萬方克享於天錫祚無疆運鍾百六奸豎亂朝實生厲階遠近繹騷盜賊挺起千萬為羣血人呀呀虎噬蛇吞城市丘墟邑里蕩空有事招徠日奏罔功帝曰來究汝惟予度其徃視師摠吾戎務桓桓虎臣雄邊健兒授爾節鉞惟爾指揮公至會師誓清大憝受命徂征無或撓退王師並奮孰吾敢遏曾是螳臂而當車轍載扼其吭載斬其枿盜始奔駭顛踣南北飛走計

窮海山之嶔狐妖憑丘鹿鋌走陰天厭盜虐海作颶風我師乘之遂殲羣兇王路載夷黔黎相慶江淮克全惟茲天幸始盜之萌豎也當國迄盜誅夷授任必式治亂之萌昭然不忒鐫詞海崖昭勳懲亂後誰效尤視此京觀

吴都文粹續集卷四十七